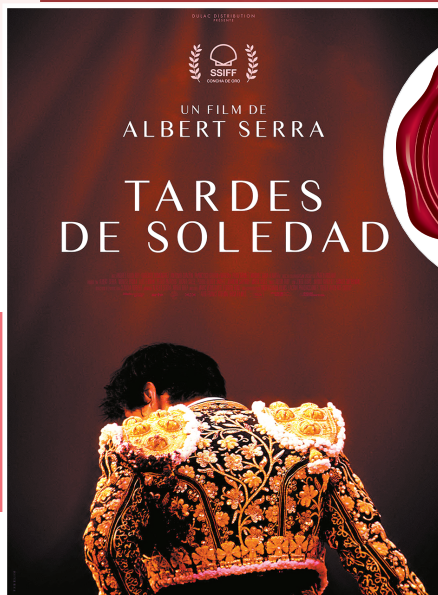


电影之城 每一帧都是生活



第27届上海国际电影节



《孤寂午后》： 观看与死亡的开放式

◆ 孙孟晋

远远盖过了场内观众的声音,让人意识到,隐去的是欧洲文明某一面的鼓噪。更难忘的是公牛在濒临死亡的眼神,有一头牛眼眶里充满了眼泪,然后死去的它被马拖着绕场一周。斗牛场,严格地说是古罗马斗兽场的延续。

塞拉还拍了罗卡·雷在车上,和在宾馆房间里穿斗牛服的镜头,意图挖掘到斗牛士荣耀肖像的背面。有一天,罗卡·雷意识到这么近距离的镜头拍到了他掩饰不住的表情,他站起来,站在画框边。另一天,他说,车上的灯不能关吗?这是一种获胜之后的牺牲感。

斗牛士的西班牙文 Matador,被西班牙电影大师阿莫多瓦解释为,M代表“观看”(Mirar)和“死亡”(Muerte),这正是阿尔伯特·塞拉在《孤寂午后》所表达的人与动物的关系。阿莫多瓦和塞拉一样,从小就跟着父亲去观看斗牛,但阿莫多瓦不像毕加索那样,斗牛士是毕加索艺术和生命保持荷尔蒙的象征,而阿莫多瓦的电影《斗牛士》以及所有相关题材的电影都在聚焦另一个危险地带,它是两性爱情的一种精神狂热,以及观看与凝视中的毁灭。

塞拉在《孤寂午后》里,有一些极致的关于物的美学,如红色的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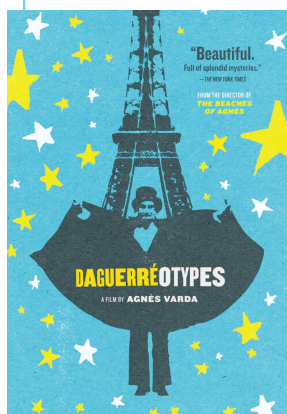
子的局部纹路,金黄色的斗牛服和被阳光洒到的金黄泥土的对比,还有行将结束的斗牛场内扬起的纸屑,无比的孤独和无比的优雅之间的脆弱。

罗卡·雷最后望向观众,有些高傲有些挣扎,和之前一头黑色的牛看向拍摄的镜头一样,都是凄婉的。一段凄婉的音乐响起,宛如锁住了观看与死亡。

阿尔伯特·塞拉在接受《电影手册》采访时说,他不觉得纪录片可以始终围绕着最初的主题,他认为他的纪录片背叛了他的主题,产生新的文化意义和美学趣味,也就是说他不想陷在观念的陷阱里。《孤寂午后》最初遵守的信条是死亡与牺牲之间的优雅,逐渐变得混沌了,其实是最后塞拉还是一种中性的表达,他没有谴责暴力,但他的确让人看到了残忍性。

这是一次非常剧情片结构的记录,相对而言,塞拉以往的剧情片也是在追求美学上的独树一帜,包括2022年法国《电影手册》年度十佳电影之首《岛屿上的煎熬》,用冷静而启示录的方式观察人类文明。在《岛屿上的煎熬》中,故事背景里有新殖民主义的话题,有趣的是原住民也丧失了童真,导演并没有设计一场立场泾渭分明的戏,他把隐形的敌对处理得如弥漫的热气一样,让人不断深陷其中。

《孤寂午后》是一场直接的敌对,弥漫的也是热气,还有双方——动物与人之间的孤寂。



最是迷人《达盖尔街风情》

◆ 南妮

达盖尔街是法国新浪潮祖母阿涅斯·达盖尔居住的街道,她编剧、执导的纪录长片《达盖尔街风情》拍摄于1976年。半个世纪过去了,时间的尘埃掩不住它永恒的光芒。

纪录片以这样的镜头开场:名叫“蓝蓟”的香水百货店,25年来它的玻璃橱窗不变。阿涅斯·达盖尔的女儿,一个年轻姑娘走进门去,替她朋友买店里自制的古龙水。看店的老先生迅速拿给了她。“三个法郎。”25年不变的橱窗,伴随着阿涅斯·达盖尔热爱的寻常生活吧。

接着的镜头是拍向肉店、理发店、面包店、裁缝店(只有它,晚上还开着)、手风琴店、练车教练店、日杂牛奶店。各家门店老板夫妇(中年居多)的服装与神情好有观赏性。法国人可能天生会搭配色彩。而羊毛、薄呢绒、粗花呢以及各种毛衣、夹克、短风衣、大衣的形式,体现着织物质感的美。

手持长棍面包的母女来到老夫妇的香水百货店买与女儿头发相配的面部底霜,没有。后来母亲买了一支蔷薇粉的口红。“三个半法郎。”理发店的老板是街头魔术师的观众,魔术师也在他店里理发。有人要买某脱脂牛奶,日杂牛奶店老板一边找,一边随意给她指点着店里种种脱脂非脱脂牛奶。蓝蓟店老板夫妇两个也去肉店买肉。肉店老板当然认识所有的顾客。“拿好,这是瓦当先生要的肉。”他还知道太太来买的肉,是其丈夫惯常指定的牛牛某部位。在这样人情温暖的小小细节里,时间它打开令人想象的美丽隧道。陆陆续续的客人,来到各种店子,是静谧的、缓慢的节奏。清风,玻璃门,呼吸,微笑,轻轻的交谈,手风琴的乐声——达盖尔街是人间幸福乐园之一。家家小店是风景,而所有的来客也是风景。

切肉的种种刀具、手工缝西装的针脚、切肉的手势、包面包的厚纸,15岁就学做面包的中年面包师傅在案板上揉的生面团、女人们在玻璃罩子里烫头发、不管店里物品如何繁多老板一下就能

找到顾客要的东西、插在柜台尖头细铁杆上的一张张白色发票,与收款箱中一枚枚色泽不同、随意摆着的法郎货币,它们是多么迷人呀!

不要以为导演是散乱随机的拍法。它用中心事件与中心人物做起了纪录片的结构。中心事件就是魔术师的神秘表演。这些实景的拍摄,伴随着语义相近的蒙太奇镜头。比如,魔术变钱时,画面依次是店铺收银瞬间。表演吞火时,画面跳转面包师傅正把法棍推进火炉。魔术师用刀扎手臂,与肉店老板切肉,又一组平行交叉蒙太奇。在有趣的审美写实与谐谑的画面平行对比中,导演玩得闲适又有心机。

串起整部纪录片的中心人物,就是影片开始“蓝蓟”香水百货店的

老板娘,那清瘦老妇人。蓝蓟老夫人似乎就是负责在店里闲呆,透过玻璃门看风景,或者拉一下顾客好看的毛衣。她自己的白色毛衣是一镜到底的,白色羊毛编织的小波浪花纹,中长的款式,真想让你也立时拥有一件。那是一个被时间用旧了的美人。她在忧郁的神情中平静着,反应麻木。“黄昏的时候,她总要离开店子,外出一下。但事实上她从没有离开,没有外出。她只是有黄昏时想出去一下的想法。”她丈夫说。

导演对她的街坊兼“演员”,进行了两个问题的采访。一是,关于他们的婚姻与爱情。二是关于他们对梦的理解。喜欢什么样的梦,还是不喜欢做梦。这两大主题以恰到好处的时间节奏来一个个个别拍摄。信息丰富,情感内敛。普通人的表述,却做出了艺术化的质感。

《险庞,村庄》,看过阿涅斯·达盖尔的这部片子。但更喜欢《达盖尔街风情》。50年,这条有景有情的街变成了“时间琥珀”。以至于今天,我们能够深深地为之沉醉。法国画家达盖尔于1839年发明了达盖尔银版摄影术,此后世界上诞生了第一台可携式木箱照相机。影片放映之前,银幕上有关于此片所用的摄影机,以及如何2K修复等的专业技术语言,并不能完全懂得。但再一次为电影摄影器械给人类生活带来的传奇,它一代代的发展、更新,而叫好。我们感情的欢悦与思考摄取,正是前辈大师缔造的。电影史是技术史,也是浪漫史。

何为真正优秀的现实主义

——观《八旬老妪剿匪记》有感

◆ 李佳

95岁高龄的巴西国宝级演员费尔南达·蒙特内格罗再战大银幕,在影片《八旬老妪剿匪记》中出演主人公妮娜。第27届上海国际电影节,该片入选开云“跃动她影”单元片。

电影讲述了独居在里约热内卢的八旬老妪妮娜,主动站出来与警方和媒体合作,摧毁科帕卡巴纳贩毒团伙的故事。其改编自真实事件,勇敢的黑人女性乔安娜的事迹曾震撼整个巴西;而乔安娜本人也不得不为此隐姓埋名17年。

有这样热血的原型故事,又顶着充满传奇色彩的名字,影片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殊死搏斗的激烈场面。然而,电影开场之后,人们才发现,全然不是:淅沥沥的雨,晃悠悠的公交车,如水般流淌的行人……跟着妮娜的目光,观众很快进入到寻常生活:买菜、聊天、打电话、喝茶,这是一幅幅用琐碎拼出来的画面,满眼尽是质朴的巴西“风土”。而正是在这样的图景中,影片完成了对犯罪社会影响的深刻揭示。

片中有两双“眼睛”。一双是妮娜的眼睛,这双眼,已经老了,却仍是生动的,有着丰富情感。每当看到那个“小机灵鬼”样的流浪男孩,它们总流露出怜爱,那是一位老人秘而不宣



的温情;而当发现警察有可能玩忽职守,甚至与毒贩沆瀣一气时,它们也毫不掩饰轻蔑,爱憎分明……

“电影以塑造人物为己任”,该片就是通过这双眼,成功塑造了妮娜,让这位饱经沧桑、敢爱敢恨、固执又充满主见的女性,立体而饱满。因为饰演者是费尔南达,故而这双眼,有着超高的表达力和塑造力,细微情绪在其中,秋毫变化亦在其中。透过它们,观众能清晰捕捉到妮娜与邻里、朋友、顾客、记者、警察等人的各种关系,乃至与她生活的街区、居住的房子、使用的物品之间的情感联结。所有扣人心弦的东

西,都从丝丝缕缕间渗透出来。

还有一双“眼睛”,是妮娜用来拍摄的录像机。影片从未正面刻画贩毒团伙,除了与街区时常相伴的枪声,便是通过这部录像机来呈现的。比起妮娜的眼睛,它客观得多,不带任何情绪,如“流水账”般平铺直叙。但也因此,残酷得多,仿佛“他者”般闯进生活:将妮娜最钟爱的杯子摔碎,让朋友不敢前来赴约,让美丽的邻居中弹、搬走,将天真的流浪男孩卷入罪恶中……

其实,录像机记录的,近在咫尺的罪行,又何尝不是“主角”? 其与妮娜一冷一热,形成了鲜明对比、尖锐对立。妮娜从未想要成为英雄,她终其一生所想,无非是在一间属于自己的房子里,用最钟爱的杯子,伴着一支探戈舞曲,安稳地喝上一杯咖啡而已。但蔓延进寻常中的罪行,不仅践踏了她的梦,也迫使她身边的人们各自沉沦。影片让我们看到,真正好的现实主义,既不批判也不歌颂,只是让每个人身处其位,各自有无法摆脱的命运和局限;如此渺小,又如此无奈。是的,“悲悯山”(影片中妮娜所住的街区)又何曾悲悯? 只是因为不得已,孤独而平凡的人才奋起一“战”。



扫一扫
请关注
“新民艺评”